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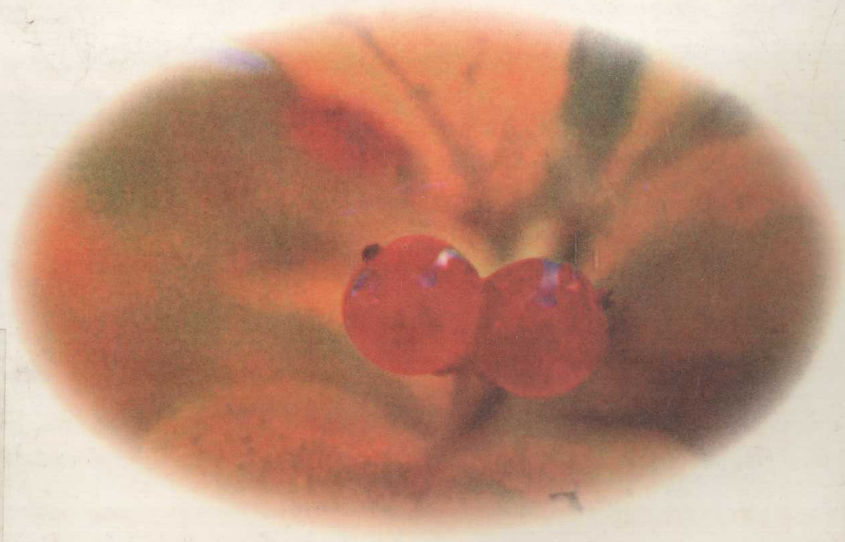
●晓剑主编

知青文学经典

血色

韩少功 晓 剑
金 平 郭小东

■ 敦煌文艺出版社



□ 知青文学经典丛书

(第二卷)

XUE SE

血色

敦煌文艺出版社

书 名 血 色

- 作 者 晓剑 主编
责任编辑 侯润章
封面设计 姜健华
版式设计 邓争旗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插页 4
印 张 11.75
字 数 270,000
版 次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书 号 ISBN7—80587—336—4/I·297
定 价 14.90 元
-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韩少功

- 昨天再会·····(2)
记忆的价值·····(54)

晓 剑

- 世界·····(58)
我的知青岁月·····(227)

全 平

- 蓝夜·····(248)
那年我们 17 岁 ····· (283)

郭小东

- 雨天的曼陀罗·····(310)
流放者说·····(354)

- 编者后记·····(372)

韩少功

韩少功，1953年1月1日出生于湖南长沙，汉族。1968年初中毕业后下放湖南省汨罗县，1974年调该县文化馆工作，1978年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后历任湖南省《主人翁》杂志编辑，副总编，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主要作品有小说集《月兰》、《诱惑》、《空城》，散文集《海念》、《夜行者梦语》、长篇小说《马桥词典》等。

● 韩少功

昨天再会

1

天晴。我去找一位朋友。我明明记得他家在这个学校小荷塘边一列平房的最南端，我去敲门时，应门人却是一位眼生的老头。他说他痔疮出血，屙不出屎，只能用钳子去夹。他后来知道我不是李医生，还表示不认识我的朋友。这很使我惊讶。我在校园里来来回回至少窜了半个小时，从各个视角来核对我的印象，最终还是来到了老地方。不可能不是这口荷塘，不可能不是这列平房，我再次敲门后，老头火了：“我痔疮出血！”然后狠狠地关门。

但我明明记得上一次我就是在这扇门向朋友告别。朋友不甘心惨败，定要同我再战3盘。他那天喝醉了酒。他一喝醉酒就总是把明天说成昨天，把昨天说成明天。他结结巴巴威胁：“你昨天要是不来你你你就是不人！”

他的妻子在他身后捂嘴而笑，样子很好看。

我明白我今天是来下象棋的，也是图谋重温那种好看的笑。

我不敢再敲门。我想打一个电话，问问另一个朋友我是否记错了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公用电话亭，一个汉子从亭里冲出来与我撞了个满怀。他发出见到蝎子时的尖叫。

我看见他的笑脸，才知道叫声是喜悦。

他叫了我的名字：“你不认识我了？”

“我们……见过面么？”

“你怎么这样健忘？”

我实在想不起来。

“我是苏志达呀！”

我假笑，差不多默认了这张胖乎乎的黑脸，这几根稀疏的胡子以及破旧眼镜，是我认识的，是我应该认识的，对我完全拥有尖叫和拳击胸脯的权利。

“我是长坡公社的。不记得了？经常到你们那里去挑种籽，下象棋。那次要不是我报信，你们差点就被新市公社大脑壳他们裁了。你想想看。”

依稀有这么回事。我慢慢能记起象棋和打架，但还是没法忆出这张胖乎乎的黑脸。我讨厌胖子，尤其讨厌打花领带的胖子。

胖子又给了我一拳：“真是贵人多忘。”

“对不起，对不起。”

“你太对不起我啦！”他哈哈大笑，“听说你到俄罗斯至少赚了100万，放心，我不会找你拉赞助的。”

这年月，关于钱的谣言一造就有人信。其实我没去俄什么斯，更没有贵到多忘的程度。就说知青吧，我能记起李建国，他刚下乡就疯了，戴着满胸的毛主席像章去寻找花果山和水帘洞，后来被母亲接回城。据说，谁去见他他都不认识了。我还能记起徐辉幼，他年岁最大，但总是笑

眯眯的可以被任何人开心，病退回城不到3年就死于癌症。我还能记起田敏，好像没记错，是叫田敏，走路像是一惊一跳的，算是回城最晚的之一。我有次看见她推着小车在街上卖咸菜。我能记得很多很多，只是记不起眼前这张脸。

按照他的揭发，我与他相当熟，为什么我没有任何印象？我既然忘了与他下棋，是否也可能忘了借过他的钱？忘了抽过他的耳光？忘了与他合谋撬保险柜？……这使我想赶快溜走。他突然出现了，像检察官在法庭上突然出示一件要命的铁证，我自以为是的回忆顷刻间变得不堪一击，全部动摇和瓦解。

我不服气，怀疑以前并不认识这个苏什么人，他不过是寻我开心，像我一样喜欢胡说八道，或者在情义上先占个上风，下一步就让我帮他什么忙以弥补某种歉疚。人们都活精了。

我们抽烟。他说他在等人。

他说他在等他的那口子。

他有点羞涩地说，他那口子就是邢立，你们不是认识么？你们不是还很熟么？

我暗暗吃了一惊。我听说过邢立再婚了，没想到最近落网的是眼前这一张胖脸。

苏、志、达——我努力记住这个名字，努力记住现在是下午两点多，记住在这个公共电话亭边有擦皮鞋的小贩，有卖西瓜的摊子，有汽车卷起的尘浪和远处鬼鬼祟祟的鞭炮声——像在偷偷庆祝什么——所有的人都知道庆祝什么就是瞒着我一个。我记住公共电话的牌子已掉了个“共”字。我记住苏志达在这个时刻正不无焦急地把右脚一踮一踮，正等待他的老婆。他的老婆就是邢立。我得把这一切记清楚。

一个女人从那边的菜市场出现了，左顾右盼注意来往的车

辆，准备横过马路而来。这个身影太熟悉了，尤其是她侧看什么时甩动的头发，总是散发出莫名的寒意，让你胃痛。

2

油菜花的灿烂金色，意味着我们追肥时的粪臭烘烘，意味着我们收割时的腰酸背痛和血泡满掌，意味着油榨房里没有尽头似的吱吱呀呀碾磨声，还有震得脑子里一片空白的当当榨响。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争着往榨房里去，缺油的枯胃可以在那里大补一次。我舀了一大碗热乎乎的新油泡在饭里，迫不及待地喝下肚去。最后呕得天旋地转，栽倒在牛腿下。

油菜花使我感到亲切甚至激动。我总觉得那片金色里曾经隐藏着什么故事，应该隐藏什么故事。

我从榨房里回来的时候，农场里出现了两张新面孔。一位胖，左眼斜视，走路时下身垮垮地朝前挺，大家命名她“马太太”。其实她不姓马，好像她该姓马。另一位单瘦，就是邢立。

她们的来历是大家享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话题。据说她们是“转点”知青，原因是马太太曾经与一个地方子弟私通，打过胎。事情败露的时候，正碰上中央特别保持女知青的文件。地主崽子被捉去县城，毙了。马太太需要换一个重新开始生活的地方。至于邢立，没有什么说法，好像没受过什么迫害，这让我们有点不甘心。

她的睫毛长长地有味道，我们更不甘心。

我们正处在危险阶段，正在偷偷地从母猪配种、判刑布告以及贫下中农的粗痞话中得到有限的性教育。我就劲头十足地看过许多布告，对布告上言之不详处暗暗揣摩，

探求很多肮脏的想象。我们在一张新布告上看到本县另有一名受害女知青××，便怀疑是指的邢，如果不是邢的话公理何在？

“邢妹子被强奸？鬼话，她强奸别个还差不多。”一位叫小三子的农民愤愤地说。

我不理解这种愤怒。

“她吃生猪肝。”小三子说。

“那是治病吧。”

“她还杀狗。她不要棒子不要刀，一条狗仔硬是被她两只手活活掐死，你看毒辣不毒辣！”

“你们怎么杀狗？”

“我们拿棒打。”

“那还差不多？”

“怎么差不多？要是她找了老信，哪天气不顺，不会把老信掐死去？”小三子余悸未消。

“只有你们城里人搞得下。”另一位农民表示痛恶。“下”大概是下流的简称。

小三子对邢立还是殷勤的。他在伙房里当厨工，看见邢立要洗头，立刻便去挑水。看见邢立吃饭的时候来晚了，便立刻打火给她热菜。他只是容不得邢立借菜刀去破狗刷蛤蟆，一见菜刀不见了，立刻怒气冲冲，站在地坪里大骂，哪个瘟狗婆把公家的菜刀偷去了？是刷你的爹爹还是刷你的外婆呵？是剜你的肝还是剜你的肺？

小三子的词汇很丰富。

邢立报复他。有一天晚上等他又去寻菜刀，刚推门，邢立吹熄灯，一只手电从下往上照，白惨惨的光勾勒出一张鬼脸。脸上涂满了墨水和红药水，一条布做的假舌头伸出半尺长，白色的床

单裹在身上阴风习习。邢立怪叫着列牙，小三子吓了个半死，妈呀妈呀地连滚带爬逃出门去。

小三子病了一场。

小三子再也不敢骂她了，而且见到她就躲。他后来好几次忘了给菜里放盐，便声明是邢立吓散了他的魂。他说他以前还认得百多个字，经过那一吓，现在只认得一小半了，锣鼓也打不成点子了。其他农民也证实，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差不多所有的农民，从此不敢惹邢立。

我记起这些事，完全是因为今天碰到了苏志达，还有他的女人，要不然很多事情就忘了，就没有了。比方说，我差不多已经忘了，当初邢立为什么对身高的问题很感兴趣。有一次我随意说，人只要稍加锻炼就可以长高很多的。她就追问我根据是什么。我说能长就是能长。她说你到底有什么根据。我说我在报上看到的。她说你在什么报上看到的。我说我完全忘了。她显得很不甘心，第二天又问我到底是在什么报上看的，你仔细想想看。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研究这个。

我也不记得，当初她是为了什么，是向谁，送了一对血糊糊的狗眼睛，引得大家哄堂大笑，那个接受礼物者则气得黑了脸。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件事是她干的。或者说很像她干的。

现在，她已经横过了马路，走近了。

她发现了我，好像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她说，你好。

3

为了查证是否确有苏志达这个人，我借助日记。

我有几本日记，包括记录乡下生活的3本，算是我曾经热爱文学的证明。也有好几年没记，懒。其中有一本红皮的在去湖里送炭时丢失了。那一阵总是下雨，肯定是淅沥沥雨声吃去了那个红皮本，一年多生活的残迹。我总是自以为那一本日记是最重要的。我没当成作家更没当成伟大的作家，而只是印刷厂的校对员，就是因为丢掉了那一本。

我以为那一本是最重要的，是因为其他3本现在看来没多大意思，至少不能给我女儿看，以免损害我的威信。有几次我都差点把它们挠了，幸好犹疑之后没动手，才有现在查证的可能。

这几本尘封的日记，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

叹服贫下中农的朴实、勤劳，督促自己改造世界观的，占30%。

表达热恋中山盟海誓呵呵呵之类的，约有15%。崇拜和研究革命样板戏的，15%。

不知作何用处的浅薄格言，10%。

几乎全是模仿初中课文的景物描写，5%。

关于胃痛、打架、镇上偷肉馅等等，5%。

这些字圆头圆脑，根本不像是我写的。这些话更不像是我写的，几乎每页都充满“革命”、“资产阶级法权”、“修正主义”、“时代在召唤”、“退路是没有的”之类的话。我完全没有想到要把这些日记送到干部那里去，送到展览馆去，准备死后被迫认为什么而且被领袖题词。事实上，也从来不愿什么人来看我的日记。这就是说，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这么做的。这是一种令我惊讶和难堪的真实。

我居然发现，我曾经对一个当过旧警长的老头充满着仇恨和警惕。我叹号丰富地写出批判稿，说他偷偷用豆豉蒸肉吃，就完

全是想恢复剥削阶级花天酒地的生活。我说他在地面上倚着锄头把，一次次注意天边飞机的动静，眼里放射出恶毒的绿光，肯定是盼望国民党的军队反攻大陆。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个老头恢复了革命军人的身份，住进了县里的光荣院。除了有点好为人师，他其实是个很和善的老头。

我还发现，我曾经为王洪文晋升党魁之一而激动得热泪盈眶。我连夜给远方的朋友写信，说工人阶级终于登上历史舞台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一场新的斗争正在前头，请密切关注军队的动向，请密切关注东南亚（还有苏联）的动向，我们应该随时准备集合起来投入行动……

我几乎不能相信，这就是以前的我。但它是，确实是。严格地说，这是1973年前记忆中的我。对此感到惊讶的另一个我，即对1973年以前岁月的另一个记忆版本，则是后来的事。如果我在1973年碰上车祸死了，就没有后一种记忆。如果这3本日记某次也在淅沥沥的雨声中丢失，就不再有前一种记忆。

更进一步说，如果我现在做日记，多年以后来看，也许又会疑惑，这龙飞凤舞的字是谁写的呢？日记怎么写得这么臭呢？就是说，到那时候，我和我的记忆又会变了。

记忆是不断变化的，生长的，被后来的思想和情绪悄悄删节增添，永远没有定稿，没有最标准版本，我没法校对。记忆只是冒充过去，假冒品。我知道，一种儿时好吃的东西，成年时再吃也许觉得不好吃。一种儿时有趣的图书，成年后也许觉得很乏味。其实呢，不是吃的和看的变了，是我们这些人变了，是回忆过去的现在变了。

同样的道理，人们常常宽谅以前的仇人，常常回味以前的艰难，一代代老家伙（像我爷爷或者今后的我）都有

恋旧的感叹甚至叫叫喊喊地复古，这统统是在推销假冒品。我相信决不是过去的油条更好吃过去的官僚就不贪污，而是因为人非往昔，比如说已经远远离开了过去，不再亲临其境而只是远远的看客。

历史总是被远远地瞎看瞎写，这有点让人沮丧。我认识一位叫韩少功的作家，他说1985年末他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一个会，与其他作家一起被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接见。开始，他们在接见厅门外三两聚谈，等着开门。有一个很有名的白桦先生，也许当时知道，这天的接见没有预先安排座次，大家可以随意选择位置。门一开，他最先抢步进去，占住某张椅子后面的位置，那张椅子上有写着总书记名字的白纸条。胡耀邦来了，据说比电视里看去要老态一些，脸红艳得有点奇怪。领导人总是很亲切的，要与近旁的人握握手说说话的。在纷纷耀眼的镁光灯下，白桦突出地向他伸出手去……镁光灯便唰唰亮得更加密集。

有位女作家在韩侧旁冷笑：“看，这就是白桦。”她的意思很明白，她是说白桦在有意制造新闻。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是，白桦不过是大胆地表达对胡耀邦的敬慕之情，很平常。至于第三种解释，则是第二天西方很多电台的新闻述评，称胡在这么多作家中特别选择一位自由化作家握手并亲切交谈，无疑是给出一个明显的政治信号，一场精心策划的新的自由化浪潮将在中国出现，等等。到底哪一咱解释是真的呢？韩说他后来遇见一些友人，遇见一个外国记者，他说那个镜头完全是偶然，根本不是总书记的精什么心策什么划，但不论拥护还是反对总书记的人，都不相信。他们微笑着因为他们是多数，他们微笑是因为他们都将代表历史！

我说，你也是一个远观者，当时你离那一幕至少也有10米

或者8米吧？你能说洞悉了一切真相？

韩也哑口无言。

说到底，任何人也是他们自己的远观者，自己一切往事的远观者。多少个月或多少年以后，胡耀邦白桦什么人等等大概也很难确定当年在人民大会堂是怎么回事。就像我现在翻着尘封的日记，看着那些圆头圆脑不知谁写的字，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认识过一个叫苏志达的人。

4

因为有老鬼的热心串联发动，我们那一群知青又在新年聚会了。事前我有点激动。我准备说亲切的话准备唱抒情的歌准备拥抱准备握手准备酒酣之时与大家一起深沉地低头默想当年。但这一切差不多全没有。大家回城以后大多混得不怎么好。大多在集体制小单位，煤店或酱食铺，胡子拉茬地混个电大文凭已经算是飞黄腾达了，已经可以笑得从容不迫，被别人羡慕，或者被不愿接受这种事实的目光视而不见。女人们尖叫着；有了皱纹的女人们尖叫着。叫孩子们屙尿；叫孩子们到外面去玩，吵死人了！女人都谈孩子，谈补钙或一中的议价收费。一位老知哥拉住我嘀咕着他家庭增收节支的韬略和战绩。桌子、沙发、大柜、床，他自己进木料，自己当下手，油漆是从姐夫单位搞来的。他笑得吱吱吱的差点接不上气。你算算，我这几笔省了多少钱？我不断回答几个孩子对电视画面的提问。他还是不放过我，一定要我重复他早有答案的演算。桌子，87块。沙发，起码160块。大柜，65块只会多。还有床……他吱吱欢笑着地押着我演算。

韩
少
功

另一个电大毕业生被满地瓜籽壳激起了豪情，宣布：“我的调动必然是总公司的一次地震！”

幸好开始吃饭了。吃饭把聚会推向了实在而实惠的高潮。如果说我来到这里没找到要找的东西，但至少找到了粉蒸肉或臭豆腐干什么的。我把一只什么碗打碎了。

除了死了的，进了牢房的，还有几个没有来，其中包括邢立。这很正常。大家都做的事，她一般都不做，包括这种聚会，这种有很多女人的聚会，何况她明白自己曾被很多人诟病。如果你事后碰到她，问起这件事，她肯定会惊怪地瞪大眼睛说：“我那天去了呀，怎么也找不到你们！”或者是：“真不巧，那天我妈妈突然病了。”

诸如此类的假话。

她喜欢做一些别人不大做的事，不太敢做的事，比方说吃生猪肝，比方说用两手掐死一只狗仔，比方说晚上独自去油菜坡上拉提琴。如果有另一个人这样做了，那么她就没什么兴趣了，宁可下一次在坟地里独坐，让你不敢小视。

《梁祝》提琴独奏从电视机里传来。那时她决不用简谱，而是用大家都看不懂的五线谱，简谱简直太浅薄啦。

她很快受到了关注，受到了男人们殷勤的包围。那些经常进出她的房门的男人，居然变得互相很文雅很客气，见面时你给我拍拍灰，我给你递一根烟，哈哈的笑声很规格，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勾结感，但又暗暗较着什么劲。他们较着劲给她奉献蛤蟆、木椅、猪油以及呵呵呵之类的诗。

她对此很不耐烦。她似乎很愿意让女友们知道她这种不耐烦。她说某某男人简直太讨太了，吃饭时嘴巴呱呱哒哒地响，猪吃溜一样，居然也把饭票子来交给她管。她还很惊奇地提到另一

位男人，说你们怎么还夸他很男子汉？那张娃娃脸，任何女人见了都只可能产生母爱。你没见刷牙的时候，太有意思了，他牙刷不动，只有脑袋来回甩！

女友们回想了一下，猛笑。

她也经常让别人知道她的不安全。她对同房的马太太说，她晚上一个人在房里实在有点怕。不知谁总是在窗外走来走去，很晚了还有人来敲门，简直疯子一样。窗栓已经非常可疑地被撬坏了。她放在房里的一封家信也不翼而飞。她不得不随身带小刀。

她说，要是你晚上不值班就好了。

马太太很长一段时间在烘茶房里值晚班。她是与邢一同“转点”来的，对朋友的安全自然负有责任。她去要求改白班。场长不同意，怀疑她是怕苦怕累。她说她有病。场长说有病的话为什么白天不病？她说她眼睛看不见。场长面对她的斜视眼，有目共睹，觉得没有什么反驳的理由。

马太太兴奋地回到宿舍：“成了！”

邢立问：“什么成了？”

“我不上晚班了。”

“哦。”

“你晚上不用留门了。”

“是么？”

“晚上我可以陪你。”

邢笑了一下，随即说就要下雨了，你赶快收衣去。她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兴高采烈的，没有什么可以大松一口气的。她好像完全忘记了以前说的话，让马太太愣了半天。

邢立突然又问：“你现在晚上不打鼾吧？”

马太太生气地说：“我什么时候打过鼾？”